
顧頡剛著

當代中國史學

凡例

(一)本書近百年的斷代，以作者卒年爲準。有時爲敘述方便起見，其卒年不在百年範圍內者，亦加略述，但以超過不遠爲限。

(二)本書有時爲方便於敘述起見，一書或同見於兩節中，如傅樂煥先生的宋遼聘使表，既見於斷代史研究節中，復見於舊形式的撰述節中。

(三)本書本臨文不諱之例，雖作者師友亦均稱名，今人則加「先生」二字。

(四)本書所敘作者不用其筆名，即以筆名顯於世者亦均用其本名，以期統一。

(五)本書所用年代，俱爲中國紀元，其有關於國外者方用西紀。

當代中國史學目錄

凡例·····一

引論·····一

上編 近百年中國史學的前期·····七

第一章 史籍的撰述·····七

第一節 當代史的撰述·····七

第二節 舊史的補作與改訂·····八

第三節 舊史表志的補訂·····一

第四節 學術史的撰述·····一五

第五節 譜牒與方志·····一六

第六節 地理學的著述·····一九

第二章 史料的整理與輯集·····二二

目 錄

中編 新史料的發現和研究……………四四

第一章 甲骨文字的發現與著錄……………四四

第一節 私人的收藏與集錄……………四四

第二節 中央研究院與河南博物館的殷虛發掘……………四六

第三節 外人的收藏與集錄……………四八

第二章 銅器羣的發現與考釋……………五一

第一節 新鄭與渾源銅器羣的發現與考釋……………五一

第二節 洛陽銅器羣的發現與考釋……………五二

第三節 壽縣銅器羣的發現與考釋……………五三

第四節 安陽銅器羣的發現與著錄……………五四

第五節 濬縣銅器羣的發現著錄及其他……………五五

第三章 考古學的發掘和古器物學的研究……………五七

第一節 史前遺址的發現和研究……………五七

第二節 日人的考古學侵略……………五九

第三節 古器物學的研究……………六一

第六節	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成績	一〇〇
第七節	舊形式史籍的撰述與整理	一〇〇
第二章	甲骨文字與金文的研究	一〇三
第一節	「契文舉例」與「殷虛書契考釋」	一〇五
第二節	王國維與郭沫若的研究與貢獻	一〇五
第三節	甲骨文斷代研究的發見與文字考釋	一〇七
第四節	金文的研究與斷代	一〇九
第五節	銅器的收藏與結集	一一二
第三章	元史蒙古史中外交通史的研究	一一四
第一節	元史蒙古史研究的成績	一一四
第二節	中外交通史的研究	一一六
第四章	俗文學史與美術史的研究	一一八
第一節	小說史的研究	一一八
第二節	劇曲史的研究	一一九
第三節	其他俗文學史的研究	一二一
第四節	美術史的研究	一二二

當代中國史學

引論

從今年（民國三十四年）逆數一百年，是清代道光二十五年，即公元一八四五年。那時中國在外交上，剛締結了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在國內，太平天國的革命運動正在萌芽。此後的中國，便開始遭受着狂風暴雨的襲擊，我們的國家，就在這狂風暴雨之中，作猛烈的掙扎。到今年，終於獲得了最後的勝利，中國的歷史，從此又將走入一個新的階段。在這新舊交替的當兒，我們回顧過去一百年中的中國文化，不禁感慨系之。這一百年中，中國人雖不能說絕無進步，但是進步得這樣的慢。一百年前，我們對於西洋的文化，望塵莫及；一百年後，我們的文化，仍是迂緩地隨在人家的後面，與別人家比較起來，依舊相去很遠，我們真覺得對不起我們的祖宗。

但是，話說回來，這一百年之中，我們各部門的文化，也有比較進步迅速的，史學便是其中的一門，而且是其中最有成績的一門，我們在現在——這新時代開始的時期，對於百年中最有成績的學術——史學來作一個總結算，怕不是件沒意義的事吧！

這百年來的史學，可以分作前後兩期，大致民國成立以前為前期，民國成立以後為後期。前期

的史學界，學者們依然走着過去的大路，繼續前此學者的工作，對歷代正史，加以補作或改作，對歷代正史的表志，更用心地加以補充或修訂，同時那時的史學界，還有三種新的趨勢，就是一、金石學的考索，二、元史和西北邊疆史地的研究，三、經今文學的復興。

金石學的考索，一方面固然是繼承宋人的餘緒，另一方面，却也是乾嘉漢學的支流，那時研究經學的人，亟於獲得實證，古器物學和古文字學，就都漸漸的展開了。元史與西北邊疆史地，有着不可分的關係。元史的研究，是繼承前此的成績，西北邊疆史地的研究，一方面固由於元史研究的影響，一方面又由於西北邊事的緊急，許多學人要求獲得實際的知識，以資應用，又要求獲得歷史的知識，以明彼此強弱的積因。經今文學的復興，是乾嘉漢學迷信漢人的一大反動，要求直接得到春秋戰國時的經籍的原本，並直接看到春秋戰國時的人物的面目，雖然他們所求到的，並不是真正的原本所看到的，也並不是真正的面目，但終比從前人前進了一步。

後期的史學，方向更多，大要言之，除繼承前期的成績，加以發展外，又多出一、考古學和史前史的研究，二、中外交通史和蒙古史的研究，三、敦煌學的研究，四、小說、戲曲、俗文學的研究，五、古史的研究，六、社會史的研究。這六項當中，社會史的研究成績較少，我們將併在「史籍的撰述和史料的整理」一章中敘述，不另列一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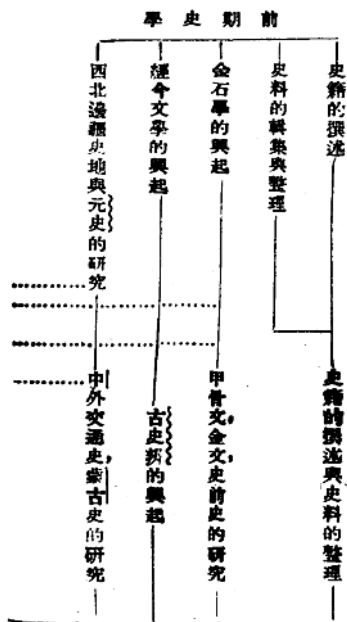
後期史學的面目，是頗為新穎的，他所以比前期進步，是由於好幾個助力：第一是西洋的科學的治史方法的輸入。過去的乾嘉漢學，誠然已具有科學精神，但是終不免為經學觀念所範圍，同時

其方法還嫌傳統，不能算是嚴格的科學方法。要到五四運動以後，西洋的科學的治史方法才真正輸入，於是中國才有科學的史學可言。在這方面，表現得最明顯的，是考古學上的貢獻。甲骨文和金文經過科學的洗禮，再加上考古學上的其他發現，便使古代文化的真相暴露了出來。此外如新的考據論文，多能揭發各時代歷史的真相，而史料的整理，也比從前要有系統得多。這都是科學方法之賜。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觀的輸入，過去人認為歷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後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觀輸入以後，人們才知道歷史是進化的，後世的文明遠過於古代，這整個改變了國人對於歷史的觀念。如古史傳說的懷疑，各種史實的新解釋，都是史觀革命的表演。還有自從所謂「唯物史觀」輸入以後，更使過去政治中心的歷史變成經濟社會中心的歷史，雖然這方面的成績還少，然也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第三是新史料的發現，在近百年中，新史料發現很多，一方面可以補充過去史籍的不備，一方面卻又決定了後期史學的途徑。這批史料，主要的是各地發現的史前遺物，安陽出土的甲骨文，各地出土的古銅器，西北發現的古代文物，內閣大庫與軍機處收藏的檔案，與新出現的太平天國史料。這許多新史料，給予後期史學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第四是歐美日本漢學研究的進步。近來歐美日本學者對於漢學的研究，極有貢獻，他們的成績傳入中國，很與國內學者以刺激，使中國的史學也隨之而進步。這在中西交通史和蒙古史的研究上，最有幫助。第五是新文學運動的興起。這是使小說戲曲，俗文學研究興起的主要原因。

中國史學進步最迅速的時期，是五四運動以後到抗戰以前的二十年中。這短短的一個時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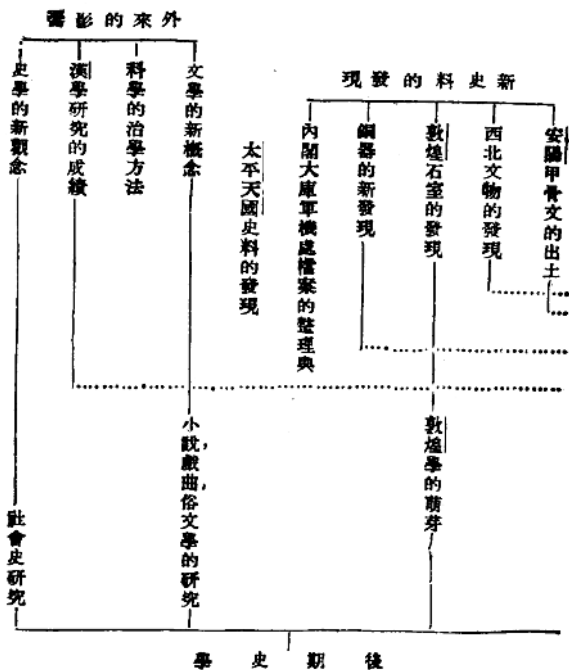
使中國的史學，由破壞的進步進展到建設的進步；由籠統的研究進展到分門的精密的研究；新面目層出不窮，或由專門而發展到通俗，或由普通而發展到專門，其門類之多，人材之衆，都超出於其他各種學術之上。這並不是我們隨意瞎吹，大家只須去查一查近人著述和論文的目錄或索引，便可明白了。

茲爲方便起見，把近世前後兩期史學的關係，列表如次：



引

論



五

上編 近百年中國史學的前期

第一章 史籍的撰述

第一節 當代史的撰述

史學本來以現代爲重要，治明史的人常感覺到野史太多，而治清史的人却常感到野史太少。在近百年中，其局部紀述現代史事的，有魏源、聖武記十四卷。源觀察力極爲銳敏，組織力亦頗高，書中所述雖有失實，但在這一個時期中，却不得不算是一本很好的著作了。其自序有云：『荆楚之南，膏腴之民，生於乾隆、征楚之前一歲，中更嘉慶、征教匪、征海寇之歲，迄十八載，說輔靖賊之歲，始貢京師，又迄道光、征回疆之歲，始筮仕京師。京師掌故海也，得借觀史館祕閣官書及士大夫私家著述，故老傳說，於是我生以後數大事，及我生以前上迄國初數十大事，磊落乎耳目旁，薄乎胸臆，或涉兵事，或不盡涉兵事，有得即書，未遑著述。』由此，知源對史料的搜集是頗費苦心的。

太平天國的興起和滅亡，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而記述曾國藩、李鴻章等用兵始末的，有王闓運、湘軍志十六卷。闓運曾佐曾國藩幕，然係文人，缺乏史德，對於史實往往以愛憎爲顛倒，常有故意歪曲的地方。郭崐、蕭嵩、蕭弟兄，曾經逐條簽駁，著湘軍志評議，這部書的不可信任由此可見了。但闓運文學修養極好，故其書文采斐然，稱譽的人仍然極多，且稱爲唐後良史第一。

湘軍志的曲筆既爲當時所不滿，且其書中對曾國荃的戰績完全加以抹殺，乃由國荃命王定安更爲之定。安爲曾國藩弟子，與國荃及李鴻章均熟識，對於湘軍淮軍的戰績，耳聞目見，知道得尤爲清楚，在史料收集上，亦曾費很大的苦心。其自序中說：「及壯，佐曾文正公戎幕，從今宮太保威毅伯遊者二十餘年，湘中魁人巨公什繼八九，其他偏裨建勳伐者不可勝數，東南兵事，既聞而熟睹之久矣。其後宦遊天津，稍習淮軍將帥，而湘陰左文襄公及今陝甘總督茶陵譚公，新疆巡撫湘鄉劉公，抄錄西北戰事，累百數十卷，先後郵書見畀。最後從雲貴總督新事湘鄉兩劉公家，得其奏章遺稿，於是又稍知滇黔越南軼事。自咸同以來，聖主之憂勤，生靈之塗炭，將帥之功罪，廟謨之深遠，上稽方略，下探疆臣奏疏，粲然畢具，而故老之流傳，將裨幕僚之屬譚，苟得其真，必錄焉；其或傳聞異辭，疑信參半者，寧從闕疑，非真知灼見，不敢誣也。」其書名湘軍記，凡二十卷，論斷敘述，亦頗公平。在史學上的價值，似較湘軍志爲勝。

在這個時期中，歷史著述，除上列三書外，更有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二百卷，朱孔彰：中興將帥別傳三十卷。元度書雖自具別裁，然所述頗爲簡略，孔彰書亦然。

第二節 舊史的補作與改作

陳壽三國志寫作極爲謹嚴，但其以吳、蜀並列，而尊魏爲正統，在當時已經爲習鑿齒所不滿。鑿齒所撰漢晉春秋，即以蜀繼漢，及司馬光作通鑑，用陳壽之例，以魏紀年。朱熹作綱目，則又以昭烈帝接漢統，尊習氏的說法。對三國志加以改作的，宋有蕭常的續後漢書，元有郝經的續後漢書，均以蜀爲正統。在近百年中，與蕭郝抱同樣見解而改造舊史的，有湯承烈：季漢書九十卷。書未刊行，莫友芝

極爲稱賞，謂其對表志尤爲用力，凡七易稿乃成。三國志雖嫌簡略，裴松之的注却採摭極博，後人修改三國史事的，要超過陳志、裴注，當然是不可能的事。蕭郝二人，目的在正閭之爭，所注重在書法，對於史實本不十分重視。承烈的書，莫友芝謂其詳核過於蕭郝，陳壽書無表志，而承烈於此用力極勤，亦爲特識。

今本晉書，因臧榮緒舊本改撰而成，其書不盡滿人意。此期中周濟作晉略六十卷，凡本紀六，表五，列傳三十六，國傳十一，覺傳七，序目一。包世臣特爲推許，謂「分散故籍，事歸一線，簡而有要，切而不俚，扶得失之情，原興衰之故，貶惡而不沒善，獎賢而不藏匿，大之創業垂統之猷，小之居官持身之術，不爲高論，不尙微言，要歸於平情審勢，足以救敗善後，非典午之要刪，實千秋之金鑑。」魏源復評其書，謂爲「以寓平生經世之學，退識渺慮，非徒考訂筆力過人。」濟書之價值，由此可以推知了。

五代史有薛居正、歐陽修二書。薛書極爲詳細，歐書仿春秋筆法，挂漏的地方不少。其與梅聖俞書中所說的「間中不曾作文字，祇整頓了五代史，成七十四卷，不敢多令人知，深思吾兄如何可得，極有義類，須要好人商量。」其所說的義類，如兩相攻曰「攻」，以大加小曰「伐」，有衆曰「討」，天子自往曰「征」，自今視之可謂無聊，章學誠評之爲「正是三家村學究技倆。」薛、歐二書皆以都於汴京的爲骨幹，諸國皆闕略，此種見解頗不協於人心。起而正之的，有陳續、唐書七十卷，以後唐直接承繼唐昭宗、列莊宗、明宗、閔帝，末帝於本紀，復以南唐繼後唐，烈祖、元宗，後主於本紀，而以梁、晉、漢、周爲世家，十國除去南唐，補入岐、王、李、茂、貞，合北漢於漢，是爲九世家，與梁、晉、漢、周共爲十三

世家；列傳唐臣稱爲臣，其他則稱諸國臣；瑣細的事情則歸於表中。凡紀七，表四，志十，世家十三，列傳三十六。書無多大長處，徒爲正統間位的爭論而作。而列於陀於正統，似尤未安。此外梁廷枏有南漢書十八卷，吳蘭修有南漢紀五卷，廷枏、蘭修均廣東人，廷枏書附有叢錄二卷，考異十八卷，南漢文字略四卷，蘭修書有地理志一卷，金石志一卷。南漢建國於粵，此二書實均由其地方觀念而作，但亦頗有精審之處。

明清之際，流傳野史極多，但經清政府的禁燬，加以文字獄大興，留存者極少。嘉道以後，文禁不如以往的嚴密，但時間既相隔較遠，材料的搜集頗難，故成書極少，惟徐鼐有小腆紀傳六十五卷，補遺五卷。復有小腆紀年二十卷，用綱目體，搜集史料略備。又錢綺有南明書三十六卷，未刊行，傳以禮會見之「南明」一詞卽爲綺所首創。戴望對南明史亦曾用力，欲作續明史，惜僅成傳數篇。望與傳以禮書說：「勝國南燼遺事，二十以前最所留心，喪亂以後輟而不爲。」戴氏不永其年，殊爲可惜，否則以其精博，所成就的當必有過人之處。

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斷於五代，宋以後都有人續作。及畢沅續資治通鑑出，較前此各家的著作爲勝。畢書僅限宋、元兩代，不及明、世，蓋慮明清交替時的敘述，有觸忌諱。及清中葉，清廷文網漸疏，續畢書而紀述明朝一代大事的，乃有陳鶴、明紀六十卷，夏燮、明通鑑一百卷，義例一卷，目錄五卷。陳氏所敘述僅至莊烈紀，且未畢。其一部分，及福王、唐王、桂王始末，由其孫克家續成。克家又有考異若干卷，未及刊行。燮書凡九十卷，復有前編四卷，紀述明太祖建號以前的史實，附記六卷，記弘光、隆武、永

歷三帝及魯王事，共爲一百卷；且自撰有考異，附入正文每條的下面。陳氏書雖用有雜史多種，大致本於明史，與明史稿、夏書則用及永樂、正德、嘉靖等數朝實錄，較陳書略爲完備。但二書均有闕漏之點。宋李燾欲續修司馬光資治通鑑，採北宋一祖八宗一百六十多年的史實，起於太祖的建隆元年，止於欽宗靖康二年，其書極繁，所採史料亦極多，名爲續資治通鑑長編。其後楊仲良因燾書撰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一百五十卷。燾書中經散佚，四庫館臣自永樂大典宋字韻輯出，中間缺去徽宗、欽宗兩朝及熙寧、紹聖間七年的史實。黃以周與秦湘業即據仲良書以補燾書的缺佚，凡六十卷，於是長編全書可以得其梗概。

宋袁樞以司馬光通鑑每敘述一事，其事實的首尾分在數卷，檢查甚難，乃分門別類，每事記其源流，詳其首尾，成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紀事本末」的一體，即由樞所首創。李銘漢仿此體，就畢沅續通鑑加以剪裁，書未成而死，更由其子于鐸加以續作，後刊行於山東。名續資治通鑑紀事本末，凡百二十卷。銘漢僻居西陲，而能以獨力爲史，其魄力見識均足令人欽佩。

第三節 舊史表志的補訂

歷代正史不一定均有表、志，表、志俱備的有史記、漢書、新唐書、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新元史、明史。有志而無表的，有後漢書（范曄本未及作志而死，梁人劉昭取司馬彪續漢書的八志補足之，並自爲作注，今本「後漢書」的志即此）、晉書、宋書、南齊書、魏書、隋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稱考而不稱志）。

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北周書、南史、北史，則表、志俱無。此無表無志的七種，與有志無表的九種，其不能謂爲完全，自不待論。即有表有志的九種，有待補訂的地方也極多。這一部分工作，宋代人已經在開始了，如錢文子的補漢兵志一卷，熊方的補後漢書年表十卷，都是清儒善於補苴輯校，在這一方面的表現最好，這百年中也有許多是值得稱述的。

屬於史記部分的，有劉文淇、楚漢諸侯疆域志三卷。楚漢之際，羣雄割據，疆域遷變不常，文淇能苦心鉤稽，按年月以定其疆界，正其異名，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工作。

屬於漢書部分的，有夏燮的校漢書八表八卷，蔡雲的人表考校補一卷，續校補一卷，翟雲升的校正古今人表一卷。

前此梁玉繩有人表考，極爲詳博，從古籍中將每個人的史實，搜羅得相當完備，可以說是部古代人名大辭典。雲書即是補正梁作的，但所補正的並不多。雲升的亦僅略有校正，比起玉繩的書來，真是差得太遠了。此外劉光黃有前漢書食貨志注二卷，楊守敬有漢書地理志補校二卷，徐松有新輯注地理志集釋十六卷（錢坫撰，徐松集釋），汪士鐸有漢志釋地略一卷，漢志志疑一卷，陳澧有漢書地理水道圖說七卷，吳承志有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補正二卷。漢書地理志爲古代地理學上一篇很重要的文字，留意沿革的人莫不詳加研究。前此有吳卓信的漢書地理志補注一百零三卷，治數代於一爐，而不僅依傍一史，精博詳瞻，得未曾有。楊守敬和汪士鐸都是專門研究古代地理學的，守敬的漢書地理志補校與士鐸的漢志釋地、漢志志疑都作得很好。徐松就錢坫的書撰爲集